

◀ （上接 5 版）

个大项目：“俄罗斯汉学文库”编纂，自1999年启动。文库30卷包括：(1)个人文集15卷(院士6人，资深汉学家9人，每人一卷)；(2)名著传俄10卷(孔、孟、老子6种和三国演义等4种，每种一卷)；(3)研究资料史料5卷(如《敦煌文献在俄》《俄罗斯汉学家名典》等)。首期10卷列入“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书目，至今已出有8卷：齐赫文斯基、阿列克谢耶夫、季塔连科、李福清四位院士和一位费德林通讯院士以及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波兹涅耶娃两教授各一卷汉学论文选集。还有学术资料《国图馆藏俄国汉学研究书目汇编》。

俄罗斯学溯源

经梳理史实，俄罗斯学教育的起源，始自培养人才的学校。1920年代，实现从俄文教育到俄罗斯学教育的提升。俄罗斯学教育史可溯源至1919年北大正式设立的“俄文学系”（《北京大学日记》，1920年12月17日第2版）。在蔡元培校长任内，有“废门立系”之举，1919年宣告设立英、德、法、日、俄五个外文学系。任命各系主任：英德法系分别为胡适、杨丙辰、杨芳。俄系由教务长顾孟余兼任。俄系1920年秋季开始招生，预科和本科共录取七八十人。张西曼（1895—1949）参与起草课目表。聘请苏籍教员来任教。先后有苏联驻华使馆汉文秘书伊凤阁（阿·伊凡诺夫）、诗人铁捷克（特烈佳科夫）、作家伊文（伊凡诺夫）、汉学家柏烈伟等。先师曹靖华为1922年入该系学习的旁听生，已学成致用。高校设系可谓教育近代化的标志之一。从1708年中国第一所俄文学校，即康熙皇帝下旨创立的俄罗斯文馆，到如今的俄文学系，时间经历了210年的俄文教育漫长过程

（那个阶段也可称为俄罗斯学教育的前史），完成了从俄文教学到俄罗斯学教育的提升，业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这门学科立足高校，有了两大保障，即（一）培养的人才属于高层次，有学者素养，能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仅以外文为工具充当翻译而已；（二）此专业将会人才辈出，薪火相传，学科后续有望。

考察1919年设的系，当时一年级课目，已具备配套成型的“学系”，除有主课俄文，还加以文法、散文及会话、地理、俄国文学史、俄国历史五门课。向校长倡议设系的张西曼，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同时兼任北京俄文专修馆俄文教授，他有教师和学者多学科知识和能力，曾在中俄大学、法政大学等多所大学讲授俄文，据北大三院文科销售教材广告，张西曼的著、译有《俄共党纲》《俄国史》《中俄交涉史》等多达九种，其中三种俄文系实用教材：俄文文法和基础读本，均在1920年代初推出，即《俄文文法》（1921）、《中等俄文典》（1923）、《新俄罗斯》读本（1925）。俄文前辈邵筠农（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监，即校长）为张著《中等俄文典》一书作序，概括当年的办学风气：“治俄文，穷俄事”。更成了俄文界办教育长远的方针。

这样，有教授、教材和教育方针三者齐备，可以说这门学科业已形成，张西曼、邵筠农教授当可称作中国俄罗斯学教育的前驱。

或许历史起源应推得更早：张百熙校长任内（时称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1902—1904年在任），即于1903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我国第一所俄文学校与后续者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其大致的路径是，1708年康熙皇帝首创的俄罗斯文馆至1864年并入京师同文馆，再于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两年后于1903年更名京师大学堂译学馆（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学堂便顺理成章地改

名为北京大学了）。

若从学制和课目考察，译学馆已具备近代大学的办学规范，可培养高级人才了。其学制五年，课程分三大类：1、基本课外文，含英、法、德、日、俄五种任选一，但不得兼修别种。2、普通课程：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史地、数理化、博学（生物矿物）、图画、体操。3、专门技艺课：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可惜因其重点仍在“翻译学”，而且俄文尚未单独成学科，仅融合在“译学”这个整体学科中。是故可否算作俄罗斯学教育的起源，尚待斟酌。

北大俄文学系因政治形势所局限，未能持续多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北大的俄文课虽未全废，但已趋萎缩，俄文系则被撤销。张西曼曾著文《北大俄文系的厄运》（1948）予以纪念。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形势催生下，这第一个俄文学系虽然产生，却屡经挫折，先天不足。不管怎么说，北大毕竟是中国俄罗斯学教育的摇篮。它教出的学生曹靖华30多年后回校来担任新的俄文系系主任。正如张西曼所说，“该系二期中产生了人物，一个就是旁听生曹靖华，他始终以翻译俄国名家小说自任，一直保持着他的文化岗位”。

1950年代俄文专业与专业俄文并举，俄文大普及时期，学科教育形成规模。中苏友好和“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促成了上世纪50年代俄文大普及的热潮。大学普遍设“俄文”为第一外语必修课，中学有条件的也开俄文课。至少在高中，尤其是“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社会各界也有中苏友好举办的俄文夜校或业余学习班，教员义务教课，学员积极学习，均被视为热爱国家、思想进步的表现。马寅初校长亲自挂帅，担任北大俄文阅读速成委员会主任，率领全校教职员老少都来上俄文夜校，教学大楼俄文楼每晚灯火通明，一片热烈的景象。那座50年代初命名的“俄文楼”，迄今仍是全国甚至全世

界唯一冠名俄文的教学楼。大好形势有助于后人考察这段历史，以确定俄文教育的宏大规模，界定俄罗斯学的范围。

在普及俄文教育的大潮中，明显地分出高校有俄文专业和专业俄文两股巨流。

俄文专业

新中国伊始，由延安外语学校一分为三来的哈尔滨俄专、北京俄专、上海俄专三校为代表的全国七所新开办的俄专（后来均改为外语学院）大量招生，肩负了紧急培养大批翻译，以应外交和各项建设事业需要。俄专学制三年或两年，课程精简、目标明确。

同时，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系统，有36所高校开办俄语系，学制四年。课程和培养目标比俄专略为宽泛一点，在主课俄文之外，配以文科性质的相应课程，旨在日后养成师资和研究人才。

在1949—1956年，两类俄文专业学校各具特色，目标互有区别。1957年以后，形势变化，翻译人才需求锐减。二者办学方向相互靠拢，逐渐失去各自特色。

1960年代经过调整，纠正偏颇，统一实行“三基”的教育经验，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使得俄罗斯学教育得以全面实施。

经历了1950年代末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之后，中国人独力全盘撑起了俄文教学的局面，这是有俄语教育250年来主要依靠外籍教师的旧格局实现突破。长期积累下来，至1981年有13门课教材通过教育部审定为全国统编课本。其中有1门课甚至三套课本并存（即北外、黑大、上外的基础俄语课）供各类高校自行选用。

不过苏联专家来华培养的中国研究生已独立成才，除有外专院校培养有高级别的语言教师外，北大和北师大由苏联专家主讲的文学研究班（分别培养教员30人和94人）已占领高校俄文专业和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俄苏文学课”阵地。形成外国文学课程内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和俄苏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对于我国借鉴外国、促进本国文学教育的发展也有重大贡献。

俄文大普及时期产生了一批名家，有代表人物刘泽荣（1892—1972）和曹靖华（1897—1987）等。这些俄文学界的泰斗广受尊崇，有口皆碑。刘泽荣教授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讲授俄文，所著《俄文文法》（1936）解放前长期为俄语学人案头常备，主编《俄汉大辞典》（1960）长期为案头必备之书。他精通俄苏国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编写的《大学俄文校本》（1954）

情，解放后即担任中央各大机构顾问（专作俄文文词、典籍之讲解和辅导），其水平和业绩在学界首屈一指。曹靖华教授1951年为北大复建了俄文学系，筹组和开拓俄苏文学内全套课程，成为中国俄苏文学学科的创建者。有《曹靖华译著文集》（1—13卷）和主编《俄苏文学史》（1—3卷，1992）传世。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蒋路曾说：“当今好几位优秀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都出自刘、曹二公门下”（蒋路《俄国文史漫笔》第26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

专业俄文

起初名“大学俄文”（由北大编，商务印书馆印《大学俄文》课本，1950年代起全国通用十余年，至1960年代中期），1950年代末改称“公共俄语”。五六十年代全国高校各系除俄文专业外，均开设“大学俄文”课，学习两年。一般设大一为基础俄文，大二结合各专业的俄文，培养阅读能力。

后来，1958年起，大一俄文课本内容也带有专业倾向。教育部颁发统编教材《俄语》已分文、理、工科用三种，各有主编学校，由商务印行。即有：文科1—2册（北大、复旦大学编）、理科、工科（同济大学编）。据资料，其他还有医学和艺术、军事等科用的专业俄文教材。各种教材均有配套“教学参考书”。

大二的俄文课本，选材细化到各专业的俄文，旨在培养阅读专业（科技）材料的能力，以北大为例，分成文科通用、数、理、化、生、地六种，每种都各配有字典性质的《俄汉对照专业常用词汇编》，以帮助学生读懂普通字词在该专业中之词义。这些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庆幸当年有商务这样的俄文教材书库。

（下转 7 版）▶



张西曼和他编著的《中等俄文典》（1923）与《新俄罗斯》（1925）

